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唐臨 孫紹

張文瓘 兄文琮

徐有功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伯父令則開
 皇末為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
 隱太子摠兵東征臨詣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
 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宮殿廢出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
 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今
 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
 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再遷侍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
 彥等申理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儉薄寡
 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取白衫
 家僮恐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

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且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亦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耳帝歎息良久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賊事發制付羣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重自有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賊罪

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於世兄皎武德初為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露中為給事中坐嘗為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起為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為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自如王及命婦宮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

為警衛故桐鼓曲有靈夔吼鴈鷲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
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
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
豈能接於閨闈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
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
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
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疏奏不
納紹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
欽明等希旨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又則天
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
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
時雖皆不從深為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
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令立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
坐斬時今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燾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

勅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勅罷邈官遂墮廢終其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事母兄以孝
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英國公李勣為長史深禮之累
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
出為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
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
廐馬有萬疋倉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
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
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
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
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
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緡錦百段咸亨二年官名復舊
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

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
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
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
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高宗甚委之或時
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
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
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為吐蕃犯邊兵屯寇境
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
息兵脩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
謚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勅陪葬恭陵四子潜沛洽涉中宗時
潜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
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温等被誅之際涉為亂兵所
殺兄文琮貞觀中為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安
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傷制褒美賜緡百疋徵拜戶部侍郎

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
出為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
蓋本為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
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
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子戲官至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
七卷行於時戲弟錫則天時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
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為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為相
時人榮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賊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
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
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
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
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更博採
羣言及歷代公革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
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

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絃爲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尋轉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

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件件來效俊臣張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告張知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爲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襄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爲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周上者腰斬面欺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又之起爲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驅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即位已來海內職負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屢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器諂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愧憚又往

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謹妻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弃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庶人尋起為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

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吊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今上踐祚竇孝謹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王府司馬卒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臯陶為士昌言誠勅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寃不可復聖王所以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

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為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瑛讓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 賢子邠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群臣在位於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爲陳王未徵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爲皇太子以忠毋賤異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爲父後者賜勳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聳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評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棠表使

於震位蓋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措
慶元年廢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
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爲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御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遷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旣爲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

主緣毋蕭氏獲遣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為沔州刺史素節為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為葛王又改上金封為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為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瑛義璉七人並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為嗣澤王先是義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于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為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真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爵位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為嗣澤王拜率更令上金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為嗣王者皆歸宗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授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為皇后也與素節毋蕭淑妃爭寵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為皇后後淑妃竟為則天所譖毀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為申州刺史乾封初下勅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舍曹參軍張柬之因使落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悅誣以賊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為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瓘

璆欽故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璆為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為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為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卒璆開元十一年為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遽譴璆為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為嗣澤王江王禕為信安郡王嗣蜀王瑜為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為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為濟國公嗣趙王琚為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為澧國公璆累遷邠州刺史秘書監守太子詹事璆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璆晚有子命璆子益為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璆初為嗣澤王降為郢國公宗正卿同正貲持封襄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璆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誠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勅征邊遼軍

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難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或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儉若不給儉及不歸賊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摠沒官論情實可哀矜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爲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改下兵二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毋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妃所司奏以白鴈爲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

獲朱鴈遂爲樂府今獲白鴈得爲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樞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痾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歸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媵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歛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繫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靈昔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歲朕之不慈遠承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大謚者行之跡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曰敬皇帝其年葬於維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制獻德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馱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諱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

贈妃裴氏為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
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
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
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
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
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王又古
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
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
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為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於是始停義宗
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為尚書
左丞居道以女為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
公載初元年春為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

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為高
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
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
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
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
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
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
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為皇太子大
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勅褒之曰
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
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壺奧先王策府
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
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
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

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効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有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益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于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于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贛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

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于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人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于外神龍元年中宗篡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號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此薛邠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表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讌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下尤不逮此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多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况没人葬諸王因內讌言之以爲歡笑雖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德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

歲被勅杖數頓見癩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負外監又爲宗正卿同正負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輿幸陝蕃渾之衆入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千可封霍瓌等爲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宏天寶初授率更令同正負嗣孫王承宗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册爲毗佐公主迴紇著勳承宗其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部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等王男並賜紫邪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等即王府掾屬仍負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中宗四男章燕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郎愍太子重俊後唐高祖重威後唐高祖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改爲重潤

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于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姆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爲陵焉○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常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負外刺史轉均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霑愷

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救除之蒼生並得救除赤子偏加擯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惻惶伏望捨臣罪僣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覩聖顏雖沒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報及帝廢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帝氏伏誅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帝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自均州

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合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帝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悔改以怙恩榮而誑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即死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

投河而斃雖人所共弃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
惻于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在法申恩宜仍
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
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
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為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
賢師傅舉事多不法俄以祕書監楊瓌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
客瓌等皆王壻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
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奮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
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樂公主
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或勸公主請廢
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二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
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
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并殺黨與

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
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
與三思姦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
羽林將軍劉仁晷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
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樓呼多祚等所
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
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
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
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
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為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獻
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宗訓屍柩睿宗即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
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
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
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黃

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
郡王初重俊被害宮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竇嘉勗解衣裹重俊
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爲平興丞尋卒睿
宗踐祚卜制曰竇嘉勗能重名節事高禰向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
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爲衛尉負外卿十一
載王鉷反宗暉以賣字與鉷貶涪川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
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受恩顧轉
太監常負外卿卒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溫王
授右衛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
人立重茂爲帝而自臨朝稱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
退居別所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
衛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謚曰殤皇帝葬於武功西
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
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爲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
之賢猶不免於虎口况燕澤素節異腹之胤乎覆載胡心產茲鴆毒
悲夫孝和母嚚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
絳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曰申生讎爲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
兇母畏明取樂於身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七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裴炎

劉禕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為濮州司倉叅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為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

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第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憚唯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爲內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

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蹇味道御史魚承暉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于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檐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摠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温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于營又磧北迴紇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

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豐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炎長子彥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仙先後爲工部尚書

劉禕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未徵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

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察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嶺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鄉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比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詳內史蹇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

敕曰綠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已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疋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乎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身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壘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若被其憑凌未足爲恥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皆立明

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本立宣勅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竊臺何名爲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于家時年五十七初禕之既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已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則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舍人宗即位以禕之官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救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

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
上疏曰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
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
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
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
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
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
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官君人
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法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
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
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人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
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
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

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
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
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
窮銓綜旣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
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糶彼禁絲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賦私一啓以
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踈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
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
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
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
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秦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
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旣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
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
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
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

復新加官有常負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
一淄澠糴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卹事之爲弊知及後
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不皆
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
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
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
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
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
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芘芘之棫樸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
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
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
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
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

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
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
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
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鬣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
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旣淺藝能亦薄而門閥
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胥子必裁諸學修六禮
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
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
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
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馱糟糠思短褐
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
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
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

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
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褻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
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既舉不
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
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
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
彼之藁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
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
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
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
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
知政事垂拱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女玄同素與
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中
爲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一於

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異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
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
元中爲穎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
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
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
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
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太宗遣使
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
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爲遂良所構來徽初繼受邢魏
等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旣典外郡與令史結友
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爲桂
州都督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爲尚書郎事旣不
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

尋卒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爲之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竇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卧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

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弃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旣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為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強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摠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寮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猷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雖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轍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勅曰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叅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慙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懼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為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臬憲所衝上拂雲

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控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寵龐萌可以託孤卒為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過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消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失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吝臣孰知今詔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為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璿曰昭德身為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免死配流尋又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土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

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以歷詆墮府寺樹勳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沫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豈遺託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况聞覩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威有能名固愜群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跡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久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為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玄同富於詞學公任權

衡當為典選之時備甄擇才之理但以高宗弃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為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常謀並進之讒玄同欲復皇儲固宜難逃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為臣機巧益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為皇太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諛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卧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是昭德用謙辭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常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乏弘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惛抗陳鄧江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對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禕之履行真色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虧死無入善孰謂非宜玄同不幸顛殞亦隨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八

韋思謙子承慶嗣立

蘇瓌子頌

陸元方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宋本無文字
此校補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思謙

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遷右司郎中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荅曰鷓鴣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爲司屬卿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老等柰何以姑息爲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嗣爲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

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淑之姿岳峙泉滄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滂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爲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

期字作明
此校改

憂不以四海為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凌西土編氓周喪將盡干戈
日用烽柝荐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為臣為子
乃國乃家為臣在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
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況當
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
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宮闈
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
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
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
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敬慎之謂也在於
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况殿下有少陽之位
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
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

以抑其情靜默無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
節儉畋獵遊娛不為縱逞正人端上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
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以保利貞
為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為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
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乃
著靈臺賦以庶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東宮廢出為烏程令風化大
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
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為沂州刺史未幾詔復舊
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虢等州刺
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為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
史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尋拜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
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
欲草赦書衆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接

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爲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授黃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黃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秘書監諡曰溫子長裕膳部員外郎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選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毋不德輒私自杖毋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劾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頽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後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沐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上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察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

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叡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律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任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細

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徙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爾但恐徃之得罪者多並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僕陛下弘天地之德施雷雨之深

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
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綠
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
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
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
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
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
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爲言夙夜慙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
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
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
俗不澄寔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
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察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
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

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
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
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洛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
徵爲太僕少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
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國用虛竭嗣立上
疏諫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
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
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
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
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
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
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
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

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玄旨秘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虫在土種類寔多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世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儻水旱爲災人至饑餒夷狄作梗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槩日豈能裨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虫霜旱澇曾不干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

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微打紛紛■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與■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官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驕樂何畏乎有苗者也■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擊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

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縣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只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相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

豈非太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踈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為逍遙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韋氏敗幾為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為許州刺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為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庶人等改削藥草嗣立時政事確能正之至是為宗司所劾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簡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兇戚為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是吾人宜弃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

宋本恒皆作巨

承慶卒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為比嗣立三子恒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恒開元初為陽山令為政寬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已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為隴右道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恃託中貴公為非法兼偽敘功勞恒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為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齊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郵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曰今歲吏部選敘大監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為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為政人用稱之三遷為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為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

恒一本皆作

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為馮翊太守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世為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黃門侍郎伯父東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為來俊臣所陷則天手勅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史尋復為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問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毋先

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于象先○緣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時言頊爲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太平公主時旣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

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其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劔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歷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爲蒲州象先爲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爲始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爲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思之按察使停入爲太子詹事歷工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象先弟景倩歷監察御史景融歷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

守並兼採訪使景獻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今庫部
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
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為當時所稱如此元方從叔餘
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
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遊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辯過之
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
授左司郎中累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象
先四代孫文宗太和四年除釋褐參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卿
父勗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累授豫王府錄事參軍
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恠之產前長史張潛干辯機
皆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
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

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
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為妖逆雍
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為
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勅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
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
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
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
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
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
名為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
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
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
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年中宗

崩秘不發喪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
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及瓌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
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叅謀輔政中書令宗
楚客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
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
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
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
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謹議實挫
邪謀況藩邸寮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
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贈司空荊州大
都督謚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
車一乘論者稱焉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
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

字廷碩 碑作庭

公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
梅之任莫詰台衮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豐起宮掖國
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
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楸
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歎可賜實封一百戶四年詔與徐
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瓌子頊少有俊才一
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頊按
覆來俊臣等舊獄頊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寃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
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頊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
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詰皆出頊手中書令李嶠歎曰
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景雲中瓌薨詔頊起復
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頊抗表固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
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
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頊可中書侍郎仍供政

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頤始也頤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
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為卿歎
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
為紫微侍郎與頤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頤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
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
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頤諫曰帝
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
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
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頤皆順從其美若
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頤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
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
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頤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
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頤
一切罷之或謂頤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頤曰明主不以私害公

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音奏罷之舊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
連謀將為內寇頤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頤不從乃作書并
間諜以送苴院苴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頤
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頤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
族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
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
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
死哀之手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辛平安樂杜蒯一言方
始感傷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為美譚今古舊事昭然可觀臣伏見
故禮部尚書蘇頤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頤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
參謀猷出總藩牧誠結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
下思帷蓋之舊念朕朕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
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
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

貸俯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頽喪出愴然曰蘇頽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頽弟詵冰又詵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頽爲中書侍郎上表讓詵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頽曰晉祁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元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爲虞部郎中又爲職方郎中幹瓌從父兄也父昺武德中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昺旣博學有美名甚爲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爲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瑯琊王沖私書往復因繫獄鞠訊幹發憤

而卒瓌四代孫翔文宗太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道遙無忝又風寧慙祖德謚温謚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慙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藁温樹始彰故知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頽唯公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

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廷無慙重柄
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九

狄仁傑 孫兼謨

王方慶

姚壽 弟班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
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
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
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
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
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
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
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絕人在并州有
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

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
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
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
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
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
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
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
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
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
下不納臣言瞋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
徒流死罪俱有等老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旣無常則萬姓何
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
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

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
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
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
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
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
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
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
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
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
之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
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旣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
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

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
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
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伯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
傑哀其誣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
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
誣誤特勅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
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
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
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
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
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
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
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
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

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
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
政欲知諧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
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諧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未幾
爲來俊臣誣搆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
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
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
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
春官時執柔任其司負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
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
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
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
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
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

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友何也對曰若不承友已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旣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

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上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

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生惟陛下并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嘗

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蹙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惣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職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

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蹙起不足爲憂中上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天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內史聖曆二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寮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賈務整計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

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歸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當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椽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撻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

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弃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常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栢彥軌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

初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影暉爲魏州司功叅軍頗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負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補奚內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

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爲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
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
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
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
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
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兼謨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
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
郎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爲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
藏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勅書
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勅爲艱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
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
志願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爲

心哉兼謨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
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
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已盈縮自專不唯
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
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
昌中累歷方鎮卒

先宗作從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襲之曾孫也其先自琅琊
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襲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彙隋衛尉
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爲中書舍人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畋
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
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
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
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覆前戒後居
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

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斥轉荆
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
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來淳中累遷太僕少
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
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
載秋毫不犯又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
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
者悉繩之由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
方慶之右有制褻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旣美化遠聞實
副朝寄令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
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
州長史封琅琊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
閣侍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惣管建安王攸宜破
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

旣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聞
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時
天下常禮官荀勗議稱禮祗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
忌日無忌月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徑危險欲御輿與
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
乘船危就橋安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
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
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
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諱奏議其略曰經史正
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
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
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無明堂故無告朔
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

宗本作文
參求既無其禮不可習非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
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
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
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
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
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
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
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
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
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壽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
士史撈善太學博士郭仙暉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
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求

多書籍實訪求在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義之書屋有四
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是今
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向八代祖崇七代祖僧綽六
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從伯祖晉中書令獻
之巴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庫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
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此甚以為榮方慶又舉令校
替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
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
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
及中宗立為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曆二年壹日則天欲
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
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
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
兵者甲冑干戈之愬名兵金性尅木春感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

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六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荅曰比爲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悉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御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則尚書如此官臣諱則不疑今東

官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爲軌模伏望大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即位以官察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荅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荅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書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駿工書知名尤善琴碁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壽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瑤山玉彩書書成遷秘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壽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

有武字者皆以為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來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宣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璿始也是歲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璿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為侍臣璿上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朝嵇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尚不為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說時武三思率蕃吏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璿為督作使證聖初璿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璿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觀此無

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情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曲陛下避正殿於禮未為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已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璿又前議以爭之則天乃依璿奏先令璿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璿表請迴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為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璿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璿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璿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西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大不蓄漁獵惣停運不殺以開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翔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聖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黃金千兩塗之璿進諫曰大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煇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耀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

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壽爲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
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壽屢有發擿姦無所容
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
草之爲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
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迺眷蜀中昨俗
弊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收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
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
一節貪殘之巨昇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替月康此
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瑯之化當以豫州爲法則天又嘗
謂侍臣曰凡爲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寮吏者甚難至於姚壽
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
僧陰謀諸不逞因待辟以殺壽爲名擬據巴蜀爲亂人密表告之
令壽按其獄壽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
益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所

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
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劾
奏其事則天初令壽與恕已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
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爲伯
遇官名復舊爲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
成弟班

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號幽等五州刺史加銀
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書褒美賜絹百匹神龍元
年累封宣城郡公三遷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
法班前後上書進諫今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
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
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官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有玷微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遣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簡務以簡素爲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秘門閤來往皆有簿曆殿下時有所須唯門

司宣令或恐姦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著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僞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畫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老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擷句方資審論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謹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旣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

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
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
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尤降儲明俯矜狂瞽疏奏
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
切直時官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秘書監睿宗即
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
部尚書班與兄璿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
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
者隱沒名氏將爲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蘊義行於代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
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荅曰當革命之時明邪甚衆
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
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
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

學斯焉取斯璿成都布政始卒不佞相國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
而避正殿固諱何多黜唐頌而立天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
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過咎不常其德固畏承差班規諫有才牧守
多善儲幄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
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璿也無常班能操執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及善

杜景儉

朱敬則

楊再思

李懷遠

子景伯景伯子彭年附

豆盧欽

光輔元綜

史務滋周允元附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氓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攘斂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頻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

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飢及善為巡撫賑給使尋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

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皆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為若不勦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為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宴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曆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冀州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

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僞未知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荊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為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為司賓主簿轉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累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濇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濇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延載初為鳳閣侍郎周允元奏景儉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曆二年復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

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儉以為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洩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關州黨美之敬則個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為中書舍人李敬玄所毀乃授洺水尉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既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弃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繫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

用字作教

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徃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顛眊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被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籙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窮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大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

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採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藟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遠慮之須毀其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喜之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為張易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事許之累轉左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奪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

爲高士圖身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神龍元年
出爲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
誣奏云與下同皎親善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
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
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雅
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
十五敬則嘗採魏晉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
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爲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昔秦廢五等
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爲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
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
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
之甘澤浸曠蕩之高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
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
在日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

流字作浮

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
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
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伯
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
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
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
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
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
屬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
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
時樽俎之容三代玄風掃地至盡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
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
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

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綿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斯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畧也是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紆觀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當時賢者是之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矣

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並復舊官盡月將燕欽融咸有褒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爲天下所推神龍時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構左授廬州刺史長安年中嘗謂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篡逆干紀臣遂見危赴難翼戴興曆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則先啓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兇黨就戮敬則尚銜冤泉未蒙昭雪況後事符先覺誠即可嘉睿宗然之贈敬則秘書監

元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賈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貞外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內史自弘農縣男累封

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栢彥軌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軌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肉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長安四年

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拜戶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宮寮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又為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並受制考按其獄竟不能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罪衆寃之再思俄復為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二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子植植子獻並為司勳員外郎再思弟昭為功郎

中書令戶部侍郎

李懷遠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除司禮少卿出為邢州刺史以其本鄉固辭不就改授冀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又授同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歷遷右衛將軍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秋官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
 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職聽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
 授太子賓客神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品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戶俄以疾請致
 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都留守懷遠雖久居禁
 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
 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谷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
 別求聞者莫不歎美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被以充歛輟
 朝一日親為文以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伯景龍中為給
 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迴波
 辭衆皆為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厄微
 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諱諱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
 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景雲中累遷右散騎常侍尋以老疾致
 仕開元中卒子彭年彭年吏才工於書所有當時之稱開元中歷

考功員外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為
 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
 門典銓管七年後以賊汚為御史中丞宋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
 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賊下獄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
 十二載起彭年為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
 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沒於賊脅授偽官憂憤
 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為禮部尚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寬即隋
 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為梁泉令及高祖定關中寬與郡守蕭瑄率豪
 右起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仍詔其子懷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寬
 曾伯長魏太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為盧氏貞觀中歷禮部尚
 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謚曰定又復其姓為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為左衛將軍欽望則大

時累遷司賓卿長壽二年代宗秦客為內史時李昭德亦為內史執
權用事欽望與同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並委曲
從之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執政又
為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附下乃左遷欽望為
趙州刺史韋巨源自右丞為鄜州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為綏州
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為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為司禮卿遷秋
官尚書封萬國公出為河北道宣勞使俄而廬陵王復為皇太子以
欽望為皇太子宮尹聖曆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授
太子賓客停知政事中宗即位以欽望宮寮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
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
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
縱圖為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代神龍二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表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
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謚曰元賜東園秘器陪葬乾陵則天時宰

字本名上有能
字

相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並有名績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辯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以討
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內
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
真陰相交結敬真自流所繡州北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途經洛
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為人所覺嗣業於獄
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真多引海內相識異緩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
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
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至內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
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並為侍御史
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
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佞臣鞠之務滋恐被
陷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身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身受制鞠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者豫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庶政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亂而駭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爲誠豈特將爲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史臣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宮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兇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無心杜景儉五刑有濫濟活爲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已則天謂曰真宰相然奈柔順李昭德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決推擇精真苟非洞鑒古今深識王霸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銜於故鄉無改陋居常乘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于大用可謂具臣

贊曰及善素疏非無智力景儉當權不謂不賢雄文高節少連爲絕守道安貧懷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諂媚再思祗宜速